

马相伯

马建忠
马玉章

薛玉琴 刘正伟/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百年家族

一八四〇年 四月七日，马相伯出生于江苏镇江城（建常，

又名良。父亲松岩公，母亲沈太夫人。

一八四五年 弟建忠出生，字眉叔。

一八四八年 马相伯入家塾读书。

一八五一年 马相伯独自一人离开家乡镇江，入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

一八五二年 马相伯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范传，乡试题为《

母之年不可不知也》。马建忠在镇江入家塾读书。

一八五三年 马建忠进入徐汇公学学习，



薛玉琴 刘正伟 / 著

马相伯

马建忠
马玉章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天陈政事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相伯/薛玉琴, 刘正伟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0

(百年家族/林言椒主编)

ISBN 7-5434-4812-2

I. 马… II. ①薛…②刘… III. ①马相伯 (1840~1939)-家族-史料②马相伯 (1840~1939)-传记
IV. ①K820.9②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0921 号

书 名	马相伯
作 者	薛玉琴 刘正伟
责任编辑	袁淑萍
装帧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812-2/K·209
定 价	17.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百年家族》编委会

主 编：林言椒

副主编：李喜所 冯祖貽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祖貽 李喜所 林言椒

董丛林 谢俊美 雷 颐



《百年家族》编者序言

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泱泱大国，而几千年来文明火种的传播，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家族血脉的延续而承载着。“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延伸，只有家族繁衍的生生不息，才有国家命脉的延宕流长。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因此，“家国”、“国家”在汉语文字里，一直是炎黄子孙心目中一个最庄严而神圣的词汇。儒家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墨家道“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尚同下》），这种传统中国人价值取向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都接受了“家国同构”这一政治文化范式。

“家”、“国”虽然同构，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多年来，我国学界对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比较偏重于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学科领域去研究，即对于“国”的历史比较重视，相对来说，忽视了对“家”的探讨和挖掘。这样就带来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见大不见小，多宏观而少微观，重上层建筑而轻社会根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憾。但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一

2 百年家族——马相伯

股强劲的研究家族史的势头正在史学界掀起,形式新颖的“家族史”与“口述历史”的读物正在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本丛书正是在这种新情势下编辑出版的。其读者对象不只限于研究者,更主要的是想给对近百年一些重要人物家族的兴盛衰亡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点可读的素材。

这套丛书的基本范畴是写近现代的三代人。俗话说“人无三代富”,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兴衰一般会经过三代。如果一代人的主要活动按三十年计算,三代的起落大体为一百年。按三代百年来切割家族,深入解剖,无疑是比较方便和科学的。为什么这套丛书只写近现代的家族?因为近百年,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确烟,资本主义列强大举入侵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在剧烈的变动中解体,传统文化也在困苦中再生。古今中西之争改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很多大家族也在这种“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李鸿章语)中浮沉。选择一些典型的家族,考察他们在近百年社会大变动中的发家与破败,无疑对全面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百年家族》丛书的确定即源于这种指导思想。

这套丛书从近现代各界名人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家族三十个,每个家族一册。我们希望每本书不是写成一般的三代人物传记,也不是对每个家族的简单回顾,

而希望写成以人物为载体,以家族为场景,给读者以思考的生动活泼的著作。通过家族三代主要成员的人生道路,包括理想抱负、求学问道、学术思想、艺术成就、政绩战功、子弟教育、境遇命运、悲欢离合、性格组合、喜怒哀乐、婚姻家庭等方面,全方位反映家族的兴盛衰落;通过一个家族透视近百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风俗的发展和变化。在写作手法上尽量避免按时间顺序或人物传承做平铺直叙,要求打破时空隔阂,每本书似一部跳动的电视剧,有情节、有画面、有激情,从更高、更宏观、大历史、大文化的角度去把握家族发展的脉络及人物命运的变迁。

家族的兴旺发达,既靠天时、地利,更需人和。社会的大环境,一定的家庭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但优秀的人才是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处于同时代的家庭,其结果则差别甚大的原因。所以,研究近百年家族的三代更替,人是中心。一般来讲,这里的每本书,都以一位名人为中轴,上下扩充三代人,也有的延续四代人,左右旁及关系密切的数十人,以家写人,以家透视社会,人是时代的人和家族的人,对人的行为和家族的走向都有哲理的解析。从这个角度讲,希望每本书都写出了做人的道理、治家的秘诀,具有一定的理性思考,可以鉴往知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编者的这种苦心设计是否变成了现实,还是请读者认真阅读这套书后去评判吧!

前 言

剖析一个家族——一个蕴含和传承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最具活力的基层组织,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历史风云。

在近代百年家族中,江苏丹徒马相伯家族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个案之一。

马家的祖上,曾经出过一位高官和一位大学者。马相伯的二十一世祖马廷鸾是南宋末年宰相,其子马端临则以一部《文献通考》为中国传统历史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明代利玛窦来华开始,马相伯家族就成为天主的信徒,一直到马相伯出生时,马家仍然保持着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在儒家封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家族注定处于社会的边缘,注定要承受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挤压。而对于家族成员来说,这样的家族背景,除了意味着被正统的士人视为异类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从此与仕宦之途绝缘了。

历史上,一个家族的盛衰、沉浮,表面上似乎发端于一起偶然事件,实际上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必然因素。为抗击西方列强的入侵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60年代起,封建王朝内部一些有识见的官僚开始发动一场以“自强”和“求富”为主题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

2 百年家族——马相伯

作为天主教创办的新式学校——徐汇公学的早期毕业生，马相伯兄弟精悉法文、英文，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与科学知识的教育，这种经历和知识构成自然使他们成为洋务大员所罗致的人才。

而这期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马相伯的长兄马建勋凭借自己的精明和才干博得了李鸿章的赏识，做上了淮军的粮台，这一职位使他不久利用战乱，为马家置办了一大笔家产，同时，也为弟弟马相伯和马建忠打开了通向洋务大吏营帐的通道。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李鸿章确实对马相伯兄弟，尤其是马建忠走向人生巅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他的竭力举荐下，马建忠跨出国门，远赴法国，在巴黎政治学院研习交涉、律例并获得法律硕士学位，成为一名当时极罕见的熟知洋务的专家，尤其以精通国际公法和外交律例而著称。按理说，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极为难得，理应受到重用。事实上，李鸿章对马建忠不但关爱有加，对他的才能也很赏识。从中法战争结束，到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作为李鸿章幕下一名专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干将，马建忠在此期间多次参与中外交涉活动，在一些中外交涉中甚至还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弱国无外交”，纵然马建忠饱读世界各国公法律令，精通国际交涉之惯例，拥有中外交涉之一流外语，但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他及其同时代的外交家的命运也只能是一个悲剧。

比其他同僚更为不幸的是，因为家族天主教的文化背景，马建忠一直被正统士大夫视为异类。即使在出使朝鲜时，为大清帝国保全了一些面子，但李鸿章的请奖折照样被总理衙门总署以种种借口敷衍过去。而一旦参与交涉的事务“有失国体”，马建忠即为千夫所指、万人所骂。他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所参与的售产换旗就是其中一例。到了后来，甚至就连一向最

赏识他的李鸿章也怀疑他是不是“东洋奸细”。

这是一个充满文化冲突的家族！

实际上，早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马相伯兄弟已经感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一边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一边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而两种文化又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马相伯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念念不忘参加科举考试。江南乡试落榜后，他又鼓励马建忠在科场上角逐。甚至到了19世纪70年代，马相伯做了徐汇公学校长，仍然鼓励并坚持要求包括自己的外甥朱志尧在内的公学学生修习儒家经典，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马相伯很清楚，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国度里，要跻身于统治阶层，不走科举之路根本行不通。当然，参加科举只是他认同封建主流文化的一个表现，在马相伯的内心深处，始终浸润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马相伯后来虽然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做了神父，还是毅然离开教会，投身于洋务运动，就是一个明证。

就马相伯兄弟二人而言，两种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冲突及其表现也不尽一致。早年，马建忠虽然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并且也是耶稣会的一名修士，但当他认识到教会内部中外修士的不平等后，便无意做一名神父，而愤然脱离教会。同样，对于科举正途，马建忠也曾抱过幻想，但当他彻底认识到了八股文的空疏、腐朽及无用之后，即决定弃其所学，转而研习西学。他要以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学问与知识去实现他的用世之志。马建忠既不甘心终生做一名身着长袍的传教士，也不愿意从科举之途上讨生活！

现实比马建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马建忠以为脱离教会就可以走出基督教家族文化的阴影，顺利地进入主流社会，但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只是马建忠自己心造的幻影。当时，整个社会还

是封建顽固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与儒家正统文化相抵触的天主教,从根本上说,还是抵制的。马建忠在上海轮船招商局被免职,以及饮恨上海机器织布局,甚至其外甥朱志尧创办的求新厂屡屡受挫,都可以看到传统社会对天主教家族文化背景的深深排拒。

综观马相伯的一生,尽管他对基督教文化有离异、反抗的一面,但其思想的主体,毋庸讳言仍然不出基督教文化范围。马相伯曾经安然地生活在宗教世界里,沿着修士——神父——传教士的台阶向上攀援,甚至加入过耶稣会,发过初誓,但哥哥马建勋及弟弟马建忠的世俗生活一度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876年,马相伯离开了教会,重新返回到世俗世界。在以后长达二十余年的世俗生活中,他娶妻生子,为襄办洋务,辗转南北,甚至还远涉重洋,出使东洋、欧美,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抱负,只留下太多感慨:大清帝国已病入膏肓!马相伯最终还是决定返回基督的世界。在他百年人生旅程中,脱离教会还不到二十年,也就是说,他的人生四分之三时间是在基督世界里度过的。

马相伯晚年重返教会时,不用说,两种文化在内心产生了剧烈冲突,但是,基督教文化却牢牢地占据上风。为恪守耶稣会的初誓,他把自己名下的所有家产都捐给了耶稣会,他所捐献家产创办的震旦学院及复旦公学,也一直保持着与教会方面十分密切的联系。民国初,他把复旦大学托付给了留美归来的李登辉,除了因为李氏才能卓越超群之外,其天主教教徒身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他还把尚未抚育成人的一双子女交给了教会,以后,一直居住在教会方面提供的土山湾,平时难得与家人见面。所有这一切表明,马相伯在两种文化冲突中实际上选择了宗教世界。当然,民国以后,马相伯似乎在两种文化的冲突

中寻找到了调和的方式。一方面,他在相当长时间里蛰居土山湾,研修天主教学问,为中国天主教本色化而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从民国初北上,做总统府顾问,到20世纪30年代宣传抗日,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社会活动。

如果要对马相伯家族的精神传统加以归纳的话,有两点是不应该忽略的。

第一,阐扬文化学术的使命。这是马相伯家族延续不绝的一个精神传统。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到马相伯的《致知浅说》,再到马建忠家居上海,积十年之功而创作的融通中西文化之划时代的语言学巨著——《马氏文通》。虽然,在所涉及的领域与内容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但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学术传统却一以贯之。

第二,在儒教之外,信奉天主教。这种精神传统的近代意义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它使这个家族成员摆脱了儒家文化的藩篱,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来接纳外来文化。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信奉天主,则成为马相伯家族繁衍与生存的重要方式。从马相伯的母亲沈太夫人临终遗嘱,到马相伯的重孙女马百龄在美国获得神学硕士学位,马家的儿女、子孙中没有不信教的,子女的择偶也以此作为一个基本条件。马相伯的大姐嫁给了信奉天主教的朱家,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乃至马玉章的儿子、女儿的工作,亦均与天主的事业有关,更不要说信奉天主教了。慈善、乐善好施、献身于天主的事业,这是马相伯家族固守的精神传统,也是这一家族的宝贵财富。在近代中国,这样的家族并不多见。

的确,在马相伯家族中,上述两种精神传统可谓一以贯之。作为一部马相伯的家族史,在确立以马相伯为中心的主体叙事框架中,还要勾勒出其家族成员的百年活动全景。马相伯家族

6 百年家族——马相伯

写作的难度在于,无论是马相伯,还是马建忠,至今都缺乏系统的研究,更不要说有一本贯穿主人公一生活动的传记。本书在写作时,一方面将上述两种精神传统熔铸于家族的写作中,另一方面又围绕马相伯和马建忠两个中心人物,充分展现百年间这一家族成员活动的历史图景。实际上,在马相伯家族的百年历史画卷中,并非每一幅图画都是相同色调或一样绚丽多彩,而是或浓或淡,有起有伏的。为充分反映这一家族百年来的真实生活,我们力图按照这一家族成员的历史影响来布局全书。如马相伯兄弟的生活是这一家族最出彩的地方,我们在写作时就适当多着些笔墨,当然,作为百年家族史,纵向地展现家族成员的变化与沉浮始终是我们写作时所确立的矢志不渝的指导思想。

以上只是我们执笔写作时高悬的一个目标,我们尽力地做了,至于究竟如何,还请读者诸君给予审阅和批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我和刘正伟同志合作完成的。我们的合作方式是,先分头执笔,再互相交换修改,以保证全书风格统一。在全书撰写中,我的导师——华东师大历史系谢俊美教授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倾力帮助。没有他的关心和督促,本书的写作无法想像。此外,年近九旬的马玉章先生和徐罗马先生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家族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先生,江苏大学的石蕾女士,为我提供了寻访线索,责任编辑袁淑萍女士为本书的面世倾注了许多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薛玉琴

2001年11月

引 子

1938年深秋的一天，天气闷热难当。一辆汽车载着一位老人和随行人员在桂林通往昆明的崎岖公路上颠簸着。

透过车窗，老人极目远望，眼前是苍烟落照，远处则乱山重重。老人的目光里贮满了无尽的忧虑与悲愤。回顾一生，禁不住老泪纵横！

还在牙牙学语时，为了免遭英国侵略者的蹂躏，自己便随父母从镇江城里仓皇逃难到乡野荒山中；如今已届终老之时，依然摆脱不了辗转离乱之苦。

一年前，老人和家人一道，被日本人的飞机从上海赶到南京，再从南京赶到祖国边陲——广西桂林风洞山。然而，风洞山依然挡不住敌人的狂轰滥炸，老人不得不再作千

2 百年家族——马相伯

里跋涉，转赴昆明。

老人禁不住向随行发问：何处才是安身之所？

老人在苦涩的心中，默默地祈愿：“伫望我父母之邦，永久如磐石之安！”

老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以基督的方式为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而祈祷！

何止是此时，老人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强盛而奔走呼号！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

马相伯起程西行时，国民政府中央委员李烈钧特地为老人准备了一辆汽车。为减轻老人旅途颠簸之苦，解决交通不便，李烈钧叮嘱随行人员假道越南。临行前，李烈钧又吩咐随行人员，要好好照顾老人，汽车要缓慢行驶，不要颠着先生。

即使是这样，老人还是经不起这番折腾。毕竟年届百岁，途中的劳顿与精神的忧郁，加上身体的衰弱，致使马相伯身染重疾。他只好滞留于越南境内的谅山。

老人平生最不愿意在租界居住，更痛恨在国难时期托庇国外之人。

老人的固执与倔强，侍奉他二十余年的儿媳马邱任我深有体会。

初至谅山时，她担心老人再犯犟脾气，即未敢以真实地名相告，更不愿意以此加重老人的病情。可是，时间一长，四周的景物还是触动了老人敏感的神经。他屡次询问家人现处何地，家人总以含糊之辞相搪塞，老人一度弄不清自己究竟到了哪儿。

一天，老人实在憋不住，近乎绝望地问儿媳：“余何处人？”儿媳答道：“世界之人。”老人又问道：“世界之何国人？”儿媳答道：

“中国人。”

老人听后，慨然长叹：“余既是中国人，抑何不居于中国领土乎？”一股去国怀乡之感、流亡沦落之恨直袭老人的胸口。此后，老人便终日郁郁莫名！

乾坤转易，世事沧桑。老人亲身经历了由帝制而共和而军阀专制之百年变迁。回首这百年来自己走过的生命历程，为了民族的崛起，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他曾经尝试设计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甚至宗教救国的种种方案。可现在环顾宇内，依然是国破山河碎，人民流离失所。马相伯怎能不惆怅、悲怆？

在此之前，他对前来凉山看望他的胡愈之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在沉痛而悲郁的话语中，老人那颗为唤醒东方睡狮而奋斗不息的精神显露无遗。正如他的学生邵力子所概括的：“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身体极度衰弱的马相伯，还以颤抖的双手为当时内迁重庆举行春季毕业典礼的复旦大学师生撰写了贺词。这是一份处于特殊时期的特殊贺词！

全文内容如下：

复旦大学诸生，今毕业于重庆北碚，此何时耶？是算我中华民国建立之二十有八年，逊清光绪甲午以后，倭寇二次侵华之第二年也。在此民族抗战期中，诸生竟离巍巍沪渎而来兹巴土，吾岂能无感念哉！……计予卸去校务以后，今应二十九有年，今吴副校长南轩迫于外战，吾校远徙巴渝，恢复有期，诸生宜各养浩然正气，勿馁勿蹶。论今日吾校之

4 百年家族——马相伯

校舍，或稍逊于沪上，以比昔年新闸路之三室则过之；吾校之经费，或稍逊于他校，以比昔年叶君辛苦募集之际，又远过之。惟宜拳拳于国家民族为己责，砥砺德行，阐扬学艺，建殊勋于朝右，树师表于人伦，则今日远入三峡之复旦，安见其不复显于三吴耶！日月于迈，余年既百岁，而弘我汉京之意，不让当年菁者莪，在被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吾读兹篇，其有望于诸生之光复旧物者矣。际此二十八年春季毕业之会，为诸君道之。

在贺词中，马相伯一面质问并警醒复旦诸生：“此何时耶？”一面又以“勿馁勿蹶”相激励，最后表示，自己虽已年近百岁，但誓与复旦诸生一道，为早日复兴民族，复兴复旦而努力！马相伯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和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殉道者情怀，深深地感染了复旦师生，成为激励他们英勇奋斗的动力。

就在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马相伯寿晋期颐。1939年4月6日，重庆、成都、桂林、昆明、上海等大中城市纷纷为先生举行祝寿活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各地军政要人，学者名流，纷纷参加祝寿仪式。全国各大报刊接连发表了祝词和消息，马相伯百岁“福相”照片也被全国许多照相馆悬挂在极显要的位置。无论是抗战前方，还是大后方，马相伯已成为中华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征，他的道德、修养与学问更为世人所景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贺电：

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